周禮正義

周禮正義卷三十九

瑞安孫詒讓學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服飾服玉之飾謂繅藉【疏】掌玉瑞玉器之藏者此官爲玉瑞器受藏之府玉人追琢既成皆入於此官與玉府爲官聯也云辨其名物者若六瑞六玉之等云與其用事者賈疏云爲事而用圭璧謂朝聘朝日祭祀之等皆是也　注云人執以見曰瑞者據大宗伯以鎮圭等爲六瑞此玉瑞兼天子諸侯所執玉書舜典云輯五瑞又云修五玉御覽珍寶部引尚書大傳云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此謂諸侯之朝於天子

也義則見為不義則不見屬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馬融云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為瑞信也史記正義引鄭書注云五玉瑞節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案書五瑞專屬諸侯故伏生馬鄭並偏舉一義與此經小異也云禮神曰器者據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賈疏云散文則人執亦名器故聘禮記云圭璋璧琮凡此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又尚書云如五器卒乃復皆是人執而名器也案賈說是也左文十二年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曰重之以大器對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是瑞器對文則異散文亦通唯舜典五器史記集解引馬融以為五玉而公羊隱八年徐疏引鄭書注則云授摯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

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鴈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
是鄭說五器不爲玉質引彼爲釋蓋據馬傳非鄭義云瑞符信
也者廣雅釋言云瑞符也敘官注云瑞節信也云服飾服玉之
飾謂繅藉者服玉卽下大圭之屬皆有繅藉爲飾玉人大圭云
天子服之是也與玉府服玉爲冠飾異賈疏謂繅藉在玉若人
之衣服之飾非其義也又案凡玉瑞器疑並有繅藉而此經唯
大圭鎭圭五等諸侯命圭璧及瑑圭璋璧琮有繅飾並無文以
玉人琬圭及大中邊三璋皆有繅推之則諸祭玉及玉飾等或
咸有之經文不具耳詳後及玉人疏王晉大圭執鎭圭繅藉五
采五就以朝日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
之就成也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天子當春分朝日

秋分夕月覲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晉讀為搢紳之搢謂插之於紳帶之間若帶劒也瑱讀為鎮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繅讀為藻率之藻五采五就五帀也一帀為一就【疏】王晉大圭執鎮圭者以下並此官其設玉瑞器之官法也戴震云鎮圭瑞也大圭笏也故搢大圭而執鎮圭天子玉笏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管子輕重己曰天子搢玉笏以朝日是也云以朝日者凡王內外大小祭祀蓋皆搢大圭執鎮圭此唯舉朝日者文不具也曲禮孔疏據鄭志說謂王祭天地宗廟及日月皆執鎮圭則亦搢大圭可知玉藻云入大廟說笏非古也明王祭宗廟亦搢玉笏鄭彼注謂凡吉事無所說笏又謂大廟之中唯君當事說

笏則笏可搢可說矣又彼別有圭璧以祀日月彼爲禮神之玉
置於神坐非搢執所用互詳大宗伯疏　注云繅有五采文者
聘禮記注云襍采曰繅案二三采以上皆爲襍采云五采者據此
經天子瑞玉之繅言之也左傳桓二年孔疏云五采謂玄黃朱
白蒼云所以薦玉者聘禮記注云繅所以薦玉重慎也又士虞
禮注云藉猶薦也案凡玉有繅者爲拜時奠之備毀傷詳大行
人疏依此注義據畫采言之謂之繅據爲玉言之謂之藉其實
一也禮別有繫玉之繅及束帛之藉則其用絕異聘禮記說圭
繅云皆玄纁繫長尺絇組注云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皆
用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絳爲地聘禮經又有垂繅屈繅皆即繫
玉之繅畫韋衣板之繅以薦玉不可以垂屈蓋繫組亦屬於畫

韋之繅故得通名繅然非所以藉玉故不得通稱藉也曲禮云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此即束帛之藉鄭彼注云藉繅也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又聘禮記注亦以繅釋藉賈氏二禮疏及王制孔疏並以屈繅垂繅釋有藉無藉是誤謂繫組亦通稱藉戴震云以其施采謂之繅以其承玉故曰繅藉而不可名之爲藉蓋藉玉者有不必繅也束帛加璧束帛加琮則束帛爲之藉矣案戴申曲禮注後一說足正賈孔之誤又書舜典有三帛公羊隱八年徐疏引鄭書注云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爲繅也案赤繒黑繒白繒之說曲禮孔疏引含文嘉通典賓禮引尚書中候並

同蓋鄭所本據鄭彼注則古用帛周用繅其爲藉玉則同也云木爲中榦用韋衣而畫之者大行人注云繅藉以五采韋衣板者覲禮注云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聘禮注義同賈疏云鎮圭尺二寸廣三寸則此木版亦長尺二寸廣三寸與玉同然後用韋衣之乃於韋上畫之案鄭說繅以爲韋衣木賈聘禮疏謂依漢禮器制度而知則鄭自據漢禮不爲無徵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主天法商而王玉厚九分白藻五絲主地法夏而王玉厚八分白藻四絲主天法質而王玉厚七分白藻三絲主地法文而王玉厚六分白藻二絲案董子所謂藻即繅也然其所述既非一代之制於禮經瑞玉繅采制度亦無一合者彼云白藻則無繅采又用色絲則當爲織帶所成與鄭書

章亦不合也云就成也者爾雅釋詁文巾車弁師大行人注
並同典絲注云采色一成曰就案成者猶備也謂眾采等列相
間全備是謂一就此就據畫韋而言與冕旒用采絲異也國語
齊語云縷綦以爲奉韋注云奉藉也所以藉玉之藻也縷綦以
綫織綦不用絲取易供也綦織文也案韋意似亦以織爲織絲
爲之與董子說相類或亦兩漢經師之舊義陳祥道亦謂主繅
織絲爲之與冕繅同金榜又據典絲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
謂采就宜以絲爲之此並與董韋說同非鄭義也云王朝日者
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者穀梁莊十八年傳云雖爲天子必有
尊也貴爲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國語周語云
內史過曰先王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是鄭所本也云天子

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者書堯典云寅賓出日以殷仲春又云寅餞納日以殷仲秋孔疏引鄭書注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月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尚書大傳云迎日之辭曰維某年月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東郊迎日謂春分迎日也堯典曰寅賓出日此之謂也大戴禮記公冠篇載迎日辭同獨斷云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事月常以春分朝日於東門之外示有所尊訓人民事君之道也秋分夕月於西門之外別陰陽之義也周語韋注說同南齊書禮志何佟之議云周禮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馬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盧植云朝日以立

春之日也鄭玄云端當爲冕朝日春分之時也禮記朝事儀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故鄭知此端爲冕也禮記保傅云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馬鄭云用二分之時盧植云用立春之日冬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禮次天地故朝以二分差有理據則融玄之言得其義矣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議奏魏祕書監薛靖論云舊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案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多東潛而西向拜之背實遠矣謂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朏淳于睿駁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

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於上世西向拜月斷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月也祭之案禮器云爲朝夕必放於日月鄭玄云日出東方月出西方又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鄭玄云大明日也知朝日東向夕月西向斯蓋各本其位之所在耳案何申爲義是也鄭以朝日夕月在二分義本伏馬與堯典二仲賓餞之文符合故蔡邕韋昭及初學記禮部引曹大家列女傳注說並同盧植以爲立春朝日則夕月當以立秋蓋謂迎春迎秋之時兼迎日月郊特牲祭義孔疏引崔靈恩說又謂四時迎氣並祭日月則肊說無徵孔氏已駁之矣詳小宗伯疏管子輕重己篇云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

服青而絻青搢玉笏帶玉監號曰祭日犧牲以魚以夏日至始
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天子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
而絻白搢玉笏帶錫監號曰祭月犧牲以彘依管子說祭日以
冬至後四十六日此與盧氏立春之說合而祭月以夏至後九
十二日則又與鄭說秋分同揆之禮例旣有參差而牲用彘魚
尤與大祭牲牢不合管子文多駁襍亦未足馮也大戴禮記四
代篇云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作嗇民執功百草
咸淳是以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教敬示威于天下也玉藻
賈疏引尚書大傳云古者帝王躬率有司百執事而以正月朝
迎日於東郊所以爲萬物先而尊事天也公冠記亦附記迎日
之文與伏傳正同正月朔作正月朔日又幷載伏傳春分迎日

祇斷連屬爲一實則正月朔之迎日與春分禮不同今本正文及注尤淆混不可通蓋皆後儒采摭綴益非古記之舊文此皆謂正月朔之朝日也春秋莊十八年經春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云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天子朝日諸侯朝朔惠士奇孔廣森據穀梁及玉藻聽朔之文謂天子每月朔有朝日綜校諸說蓋天子朝日之禮每歲凡十有四舉一立春日二春分日幷十二月每月朔日爲十四其會同拜日則無定時不在此數十四者之中唯春分之朝爲特祭其禮尤重秋分夕月亦同掌次朝日張大小次設重帟重案與祀五帝禮同其爲正祭隆重之禮可知餘月並唯朝拜而不祭故馬鄭並據二分爲釋曲禮疏引鄭志說亦以此朝日爲祭日是也又案依此

注及鄭志說蓋朝日夕月禮略同經不言夕月者文不具也唯
國語魯語云天子大采朝日小采夕月韋注云周禮王搢大圭
執鎮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也朝日以五采則
夕月其三采也依韋說朝日以五采夕月以三采謂與公侯伯
圭繅同又韋引虞翻說云大采袞織也或云少采黼衣也玉藻
疏引孔晁說與虞及或說同此與鄭玉藻注玄冕朝日義不合
則韋昭已駁之矣引覲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者鄭彼注云此
謂會同以春者也與春分朝日不同此引之者明春分朝日亦
於東門之外與彼同彼又有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
門外注謂會同以夏秋冬之禮與二分之祭無涉故不引也又
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

寸搢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貳車十有
二乘率諸侯而朝日于東郊文與此經略同然則會同朝日雖非
日月正祭其禮蓋略相等也又案二分朝日夕月侯鄭蔡說在
東門西門之外蓋謂郭門之外即東西郊壇坎之兆也故覲禮
拜日在東門之外而朝事記云朝日東郊郊有日月之兆小宗
伯注云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故保傅盧注云祭日東壇祭
月西坎是也其四代記謂每月朔朝日東堂東堂即明堂青陽
明堂在南郊此與東西郊坎壇正祭及南郊主配附祭並異也
日月壇兆並詳小宗伯疏古書通以東西為朝夕故禮曰東方
謂之朝禮月西方謂之夕於壇兆則分東郊西郊於明堂則分
東堂西堂其義並同漢以後議禮者並誤謂朝日東向夕月西

向遂啟薛蔚之疑黃以周云天神皆當南向而禮言祭日東祭月
西者謂兆日東郊兆月西郊鄭注是也豈東向西向云乎哉東
向拜日西向拜月漢制之失也案黃說是也凡東西通言朝夕
詳大司徒司儀匠人疏云故書鎮作瑱者天府注同小行人三
用瑱圭字亦作瑱鄭司農云晉讀爲搢紳之搢者搢紳釋文作
薦申段玉裁據彼改爲晉讀如薦申之薦云薦申卽俗云搢紳
也薦搢正俗字申紳古今字此注當依釋文俗本作搢紳者非
也案段校是也史記五帝本紀薦紳先生集解引徐廣云薦紳
卽搢紳也古字假借先鄭蓋卽本史記又封禪書作縉紳索隱
引姚氏云晉當作搢鄭衆注周禮云縉讀爲薦謂薦之於紳帶
之閒案姚察引此注搢作縉者蓋涉史記正文而誤而讀爲薦

則與釋文正同足證陳隋本皆如是作矣云謂插之於紳帶之
閒者插釋文作臿廣韻三十一洽云臿俗作臿阮元云插者正
字臿者假借字詒讓案依姚察所引則古本插或作薦士喪禮
搢笏注云搢插也插於帶之右旁此大圭即玉笏與士搢竹笏
同內則鄭注云紳大帶也賈疏云凡帶有二者大帶大夫已上
用素士用練即紳也又有革帶所以佩玉之等今插笏者插於
紳之外革之內故云紳帶之閒也案雜記說申加大帶於革帶
之上鄭注孔疏並謂革帶上加大帶則此大圭當搢於革之外
紳之內賈謂紳外革內非也左傳桓二年孔疏誤亦同云若帶
劒也者御覽服章部引周書云武王去劒搢笏以示無復蓋武
事則服劒文事則服笏故搢之革外紳內亦同處也云瑱讀爲

鎮者段玉裁云據玉人鎮圭之文易之上文玉鎮同也引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者彼注云終葵椎也爲椎於其上明無所屈也杼閷也此經不著大圭形度故引玉人職以補之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者亦玉人文引之以證鎮圭之尺度也云繅讀爲藻率之藻者司几筵繅席先鄭注同聘禮記注云古文繅或作藻今文作璪案繅璪亦古今字樸記說繅亦作藻左傳之藻據杜注即此經之繅故先鄭此注亦讀繅爲藻魯語韋注引此經亦作藻依先鄭讀也後鄭則以繅爲樸采正字不從先鄭讀說文又從今文作璪詳司几筵疏云五就五帀也者說文帀部云帀周也俞樾云就讀爲集詩小旻篇是用不集毛傳曰集就也韓詩作是用不就蓋就與集一聲

之轉故聲近而義通集之言襍也古謂一匝爲一襍淮南子詮言篇以數襍之壽發天下之亂高注曰襍匝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爲一匝說苑修文篇如矩之三襍規之三襍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三襍卽三帀也襍從集聲帀謂之襍故亦謂之集司農讀就爲集故以帀訓之云一帀爲一就者賈疏云一采爲一帀五采則五帀一帀爲一就下文有三采者亦一采爲一就下文二采一就者據臣行聘不得與君同是以二采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凡言就者或兩行各爲一就卽此上下文是也或一帀二行爲一就就卽等也故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又云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注云以三色再就謂三色色爲再就就亦等也三色卽六等禮記襍記亦云三采六等注云三

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行爲一等是等爲一行行亦爲就據單行言之也各有所據故其文有異也曲禮孔疏引熊氏云五采五就者采別二行爲一就故云就也三采三就者亦采別二行爲一就故三就也二采二就者亦采別二行爲一就故再就也二采一就者以卿大夫卑二采采則別唯一行共爲一就知然者據記及聘禮記三采六等則知天子諸侯采別爲二等也此即賈所本據記孔疏說略同金榜云周官經繅藉及冕旒樊纓皆有就注皆訓就爲成典絲注采色一成曰就大行人注每處五采備爲一就聘禮記注三采六等爲三色再就是朱白蒼爲一就重言朱白蒼爲再就典瑞璪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文合由是差之天子之繅五采備爲一就公侯伯三采備

爲一就子男二一采備爲一就其著既矣采備爲就采別爲等等
又謂之行繅記注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爲再行是也典瑞
三采三就聘禮記三采二一就禮文或損或益抑記人之異說誠
不可強同者熊氏因繅記注畫之爲再行遂謂采別二一行爲一
就以三采六等與典瑞三采三就相傳合賈孔之徒因循其誤
蓋由讀注未審故以周云據鄭聘禮繅記注三采再就爲朱白
蒼朱白蒼六等則三采三就有朱白蒼朱白蒼朱白蒼九等矣
二采一就爲上朱下綠二等則二采再就有朱綠朱綠四等矣
天子五采五就當有二十五等五采蓋用黃黑朱白蒼案金黃
說是也朱大韶說同先鄭云一帀者亦謂眾采一周也帀訓周
與成訓備義同先鄭以一帀爲一就猶後鄭以一成爲一就也

後鄭幷師注亦以一帀爲就足證一一鄭義本不異聘禮所記亦
是公侯伯之繅而言二二采六等不云三三采九等與此經不同
疑記文有挩誤熊賈孔諸家率於其說乃謂就皆一采而或以
一采二行爲一就或以一采一行爲一就二行爲一就者與等
異一行爲一就者與等同展轉糾互與經注皆不合不足據也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
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三采朱白蒼二采
朱綠也鄭司農云以圭璧見于王覲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
再拜稽首侯氏見于天子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時見
曰會殷見曰同疏注云三采朱白蒼者卽據聘禮記所云繅三
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爲說但彼三采再就與此經三采三就

不合許前疏云二采朱綠也者聘禮記云問諸侯朱綠繅八寸注云二采再就降於天子也案彼朱綠八寸者乃此下瑑圭璋之繅非此子男穀璧蒲璧之繅彼注二采再就當作一就鄭知子男繅二采亦朱綠者以彼文推之也鄭司農云以圭璧見於王覲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下同此證諸侯覲用圭璧之事鄭彼注云入門而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卑者見尊奠贄而不授彼雖是秋見之禮其春夏冬三時並同又彼據公侯伯言故云奠圭若子男則奠璧也云侯氏見于天子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者並據大宗伯文

諸侯相見亦如之

鄭司農云亦執圭璧以相見故邾隱公朝於魯春秋傳曰邾子執玉高其

容俯。【疏】注鄭司農云亦執圭璧以相見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旗施其樊纓從其貳車所以別義也賈疏云亦如上文公執桓圭以下案大行人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卽司儀所云凡諸公相爲賓侯伯子男之相爲賓如公之儀又諸公之臣相爲國客伯子男之臣云亦如之若不敵則有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國皆是諸侯相朝之法云故邾隱公朝於魯春秋傳曰邾子執玉高其容仰者定十五年左傳云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杜注云玉朝者之贄引以證諸侯相見亦執玉也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大夫衆來曰覜寡來曰聘鄭司農

云瑑有沂鄂瑑起【疏】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者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又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聘禮記云問諸侯朱綠繅八寸是此繅二采亦朱綠也荀子大略篇云聘人以珪白虎通義文質篇云璧以聘問公羊定八年何注逸禮同蓋謂瑑圭璧也賈疏云此遣臣行聘問之所執者若本君親自朝所執上文桓圭之等是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與穀璧蒲璧之文直瑑之而已故云瑑圭璋璧琮此謂公侯伯之臣也若子男之臣豈得過本君用以圭璋乎明子男之臣亦用瑑璧琮也二采一就者謂朱綠二采共為一就也詒讓案子男之臣享王后當降用琥璜此經不具詳玉人疏　注云璋以聘后夫人以琮

享之也者聘禮云使者受圭受享束帛亦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又云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鄭彼注云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夫人亦有聘享者以其與己同體爲國小君也其聘用璋取其半圭也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賈疏云鄭欲見此經遣臣聘法有聘天子幷有自相聘二者俱見故云璋以聘后夫人而琮享之也明知圭以聘天子與諸侯而璧享之鄭不言圭璧於天子諸侯者以聘后夫人文隱故特舉以言之天子諸侯可知也案鄭賈並專據諸侯聘天子及自相聘言之實則天子使臣問諸侯用玉亦當同也云大夫衆來曰覜寡來曰聘者賈疏云此亦據大宗伯云殷覜曰視謝一服朝之歲節此覜也故云衆來彼又云時聘曰問亦

無常期即此聘也故云寡來曰聘案詳大宗伯疏鄭司農云瑑有沂鄂瑑起者沂釋文作圻岳本舊注疏本亦同玉人注云瑑文飾也玉篇玉部云瑑圭有圻鄂也說文玉部云瑑圭璧上起兆瑑也周禮曰瑑圭璧又土部云垠地垠也垔文圻垠或从斤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作地圻咢也案沂鄂者謂畫隆起之謂依說文字當作垠咢此注及輈人郊特牲少儀注皆作沂鄂淮南子原道訓云出於無垠鄂之門文選張衡西京賦前後無有垠鍔李注引許慎淮南子注云垠鍔端崖也又甘泉賦李注云鄂垠鄂也圻鄂垠之或體圻作沂咢作鄂作鍔皆段借字此瑑圭亦有刻文隆起故云有沂鄂瑑起也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鄭司農云於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

圭本著於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邸讀爲抵欺之抵上帝玄天玄謂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大宗伯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疏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者以下凡言祀天地諸神圭玉並謂禮神之玉與燔燎之玉異詳大宗伯疏玉人云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最崇義云此四圭亦博三寸厚寸 注鄭司農云於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者賈疏云於中央爲璧謂用一大圭琢出中央爲璧形亦肉倍好爲之四面琢各出一圭天子以十二爲節蓋四廂圭各尺二寸與鎮圭同其璧爲邸蓋徑六寸摠三尺與大圭長三尺又等詒讓案嫌以四玉合邸爲之故云一玉俱成明四圭同邸爲一玉琢成

也通典吉禮引崔靈恩云四圭有邸者象四方物之初生以璧爲邸者取其初生之圓匝也其玉色無文今謹案旣有邸皆象物初生又當春氣之始威仰又爲青帝其色宜青案崔說此四圭有邸色亦以青理或然也引爾雅曰邸本也者釋言文郭本邸作柢阮元云司農自據當時爾雅且司農邸有兩說唯作邸斯兩說可該倘作柢則不能該後說矣案阮說是也玉人兩圭後鄭注亦不改爲柢可證邸柢聲類同云圭末著於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者圭上剡者爲末下連璧爲本四圭共著一璧爲柢故四末縱橫歧出矣御覽珍寶部引馬融注云四圭相連皆外嚮共一邸長尺二寸與先鄭說同云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者此廣異義也四角角謂剡成芒角四出賈疏謂即桓

圭之柦疑非云邸讀爲抵欺之抵者段玉裁云後說謂四圭有芒角故讀爲抵欺之抵抵欺漢人語哀帝紀東方朔傳作詆欺枚皋傳作詆娸鄭衹作抵有芒角如抵拒也云上帝玄天者大宗伯注同謂北極上帝也先鄭意天與上帝卽大宗伯之昊天上帝圜丘所祀者也詳大宗伯疏云玄謂祀天夏正郊天也者卽泰壇祭天也賈疏云凡天有六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據冬至祭昊天於圜丘者也彼又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據四時迎氣及摠享於明堂之等祭五方天也彼惟不見夏正郊所感帝故知此四圭是夏正郊天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各郊所感帝卽郊特牲云兆日於南郊就陽位於郊故謂之郊是也案夏正郊天禮詳大司樂疏然鄭

賈說非也南郊祭受命帝及五郊明堂祭五帝雖亦用四圭而此經云祀天自專指昊天故與旅上帝爲受命帝別文王昭禹李光坡方苞莊存與並以此祀天爲冬至圜丘祭昊天與先鄭說同是也後鄭以大宗伯蒼璧禮天爲圜丘之祭故不得不以此爲夏正南郊祭受命帝不知彼乃祀方明之玉非正祭禮神之玉也詳彼疏云上帝五帝者大宗伯注同賈疏云案宗伯青圭之等已見祭五方天帝此又言者彼據常祭此據國有故而祭曰旅用玉與郊天同四圭有邸也詒讓案經以祀天與旅上帝別文則先鄭以天爲昊天得之而以上帝亦即昊天非也掌次以大旅上帝與祀五帝別文則大旅不及赤黃白黑四帝後鄭以上帝爲通指五帝亦非也綜凡言上帝者皆指受命帝周

受命帝卽蒼帝凡夏正郊祀及五時迎氣祭五帝蓋當同用四圭有邸而經止云旅上帝者舉非常之祭以見常祀舉受命帝以晐五帝亦省文互見之例也至大宗伯禮四方之青圭等亦祀方明之玉非正祭所用彼注以迎氣爲釋殊誤互詳掌次及大宗伯疏宋書禮志引晉徐邈議云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禮同用四圭故並言之若上帝者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五方不可言上帝諸侯不可言大君也又樂志亦引邈云祀天旅上帝同是祭天言祀天者謂常祀也旅上帝者有故而祭也孝經稱嚴父莫大於配天故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上帝猶天益明也不欲使二天文同故變言上帝爾又引劉宏議亦用邈說案

徐氏亦知上帝非五帝而謂即天則又失之明堂本祭五帝者經言上帝者五帝以受命帝爲最尊也詳大宰疏舊唐書禮儀志引徐堅康子元等議謂此經祀天旅上帝謂祀昊天上帝之時以旅五方天帝則合旅祀爲一時事其說尤謬又唐人多誤釋此旅上帝爲歲祭五帝亦詳掌次疏云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者鄭謂以祀天爲南郊祭蒼帝而兼五帝即五帝之一經不宜以天與上帝別文故謂尊異感帝而殊言天不知此天自指昊天非感生帝也引大宗伯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者賈疏云證旅上帝是國有故而祭也但旅四望下文與地同用兩圭今此連引之耳**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僢而同邸祀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

疏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者御覽珍寶部引馬融注云兩圭五寸旅陳案據玉人文聶崇義云兩圭有邸祀北郊牲玉皆黑色　注云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者易繫辭云天一地二漢書律厤志云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故鄭以兩圭象地數也今案祀地兩圭者取降於天之四圭非象地數也四圭亦不象天數可證鄭說未然云僢而同邸者同邸釋文作同柢阮元云此作邸為是上經四圭有邸注亦不改作柢字則此亦不當改賈疏云案王制注卧則僢彼僢謂兩足相向此兩圭亦兩足同邸是足相向之義故以僢言之則上四圭同邸者亦是各自兩足相向但就此兩足相向而言之也詒讓案玉人注亦云有邸僢其本也說文舛部云舛對臥也化玉篇人部云僢相背也與舛同

是僢卽舛之別體僢而同邸卽謂圭首相背而同繫一邸也陳祥道云璧天象也祀天則四圭邸璧琮地象也祀地必兩圭邸琮案陳說是也趙溥戴震黃以周說並同賈推鄭義及聶氏三禮圖謂兩圭邸亦以璧與四圭同非也互詳玉人疏云祀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者卽泰折祭地也漢書郊祀志匡衡張譚議云瘞地於北郊卽陰之義賈疏云以其宗伯所云黃琮禮地謂夏至祭崑崙大地明此兩圭與上四圭郊天相對是神州之神案河圖括地象崑崙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是也但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未知神州用何月祭之或解郊用三陽之月神州既與郊相對宜用三陰之月當七月祭之又大司樂賈疏云知祭於北郊者考經緯文以其與南郊相對故也詒讓案此祀

地當爲祭大地王昭禹李光坡方苞並以爲夏至方丘之祭是
也蓋兩圭所用自以方丘爲主而兼合北郊鄭以大宗伯禮地
用黃琮爲方丘之祭故以此祀地專屬北郊不知彼乃祀方明
之玉非地之正祭所用也詳彼疏又鄭以北郊祭神州謂專祭
中國九州之地與方丘祭大地者異書益稷孔疏引鄭書注云
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居都祇
餘引三禮義宗云神州者王所居五千里之神也又云崑崙閬西
有祇今神州是一祇也案神州之說出於闓緯其言不經以說
求之北郊之祭卑於方丘當祭后土后土爲方丘之一猶之南
郊祭蒼帝爲五帝之一也北郊之祭時月經注無文賈此疏及
大司樂疏並謂在七月晉書禮志引顧和表云北郊之月古無

明文或以爲夏至或同用陽復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
則與南郊同月魏承後漢正月祭天以地配時高堂隆等以爲
禮祭天不以地配而稱周禮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舊唐書禮儀
志引三禮義宗云祭神州法正月祀於北郊曲禮孔疏云夏正
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或云建申之月祭之與郊天相對孔
兼存兩說無所折衷御覽禮儀部引禮記外傳又云立冬之日
祭神州地祇於北郊金鶚云方丘在午月與圜丘在子月正對
則北郊宜在申月乃與南郊在寅月正對不宜與南郊同月也
且郊必卜日或上辛中辛不吉而用下辛郊天已近月終則將
以何日祭北郊邪若與郊天同日恐行禮者至於厭倦也若至
卯月北郊則又亂其例也況帝嚳配方丘后稷配北郊則北郊

宜後於方丘豈可先方丘而行之哉淮南天文訓云涼風至則報地德涼風至在申月立秋節報地德當是祭地此其證也案金說是也又史記封禪書述周官舊說夏至祭地祇外無北郊之祭漢書郊祀志及三輔黃圖載王莽議亦以北郊方丘爲一祭法孔疏引董仲舒劉向王肅等並謂圜丘即南郊則亦以方丘爲即北郊按左傳桓五年孔疏云鄭玄注書多用讖緯言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地有崑崙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晉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案據孔說是王肅亦謂北郊方丘爲一別無神州之祭金鶚申鄭難王云澤中方丘非人所爲而北郊則爲壇以祭謂之泰折其地不在澤中又泰折定在正北近郊而方丘則無定處北郊非方丘明矣大司樂函

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而其上文云奏大蔟歌應鍾以祭地祇是樂不同也安得並方丘北郊爲一乎案金說是也又案祭社稷之玉經注並無文郊特牲孔疏引崔靈恩云玉當神州同用兩圭有邸以四望亦用兩圭故也通典吉禮亦引崔氏謂社稷玉同四望云以圭銳首象土生物是也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故詩曰卹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爵行曰祼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疏祼圭有瓚者御覽珍寶部引馬注云灌鬯之圭尺二寸亦據玉人文祼圭謂以圭爲柄有瓚謂以金爲瓚所謂天子圭

瓚也王后及諸侯並用璋瓚卽玉人大中邊三璋云黃金勺者

此瓚亦卽勺也書康王之誥云上宗奉同瑁又云乃受同瑁王

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

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僞孔

傳云同爵名三國志虞翻傳裴松之注引翻別傳述鄭書注訓

爲酒杯讧聲王鳴盛孫星衍並謂卽圭瓚璋瓚則此瓚又名同

也虞翻別傳又引今文書同作銅則疑玉人黃金勺卽銅之黃

色者詳玉人疏又案瓚圭長度與鎮圭同玉人三璋瓚有繅此

圭瓚文制視彼尤隆則亦宜有繅疑亦當同鎮圭五采五就此

經及玉人並不云繅者文不具也云以肆先王者賈疏云謂祭

先王則宗伯六享皆是也案肆先王通禘祫及時祭言之大宗

伯六享依鄭賈義皆有肆祼今攷饋食禮殺不用成牲亦無一
祼則此肆先王內唯有五享矣又左昭十七年傳鄭裨竈曰用
瓘斝玉瓚鄭必不火是外祀亦祼亦有用玉瓚此不言者非恆
典也云以祼賓客者此據朝覲諸侯言之凡五等諸侯來朝覲
禮及饗並有祼賈疏云則大行人云上公再祼侯伯一祼之等
是也林喬蔭云大國孤禮但以酒不以鬱鬯則不得謂之祼案
林說是也　注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
者明瓚爲挹鬯之器卽灌禮之槃玉人疏璧之勺王制注云圭
瓚鬯爵也白虎通義攷黜篇云玉瓚者器名也所以灌鬯之器
也以圭飾其柄灌鬯貴玉氣也郊特牲孔疏引王肅云瓚所以
㪺鬯也案說文手部云挹抒也又斗部云㪺挹也王說與先鄭

周但誤釋先鄭意蓋謂瓚爲挹鬯之勺因以爲爵說殊未析詳玉人疏賈疏云鬯即鬱鬯也言祼言祭則祼據賓客祭據宗廟也詒讓案先鄭此注祼字疑本當爲灌大行人王禮再祼而酢先鄭注云祼讀爲灌是先鄭從灌爲正故此下文云灌先王祭字亦作灌不作祼後鄭投壺注引此經云以灌賓客亦從先鄭讀也今本先鄭注作祼疑後人依經改之又案此經二鄭注皆謂祼圭爲灌尸及賓說文艸部云莤禮祭束茅加於祼圭而灌鬯酒許說以祼圭莤酒乃祼之異義二鄭所不取詳甸師疏云故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者大雅旱麓文引證瓚爲圭頭挹鬯之器也釋文云邺又作卹案今本毛詩作瑟釋文云瑟又作璱瑟卹蓋並璱之假字邺疑卹之誤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

所以飾流鬯也鄭箋云瑟絜鮮貌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靑金爲外朱中央矣案毛鄭釋黃流義小異先鄭說或當與毛同玉人祼圭注云有流前注又大璋中璋邊璋云鼻寸注云鼻勺流也是瓚勺之鼻謂之流流與勺同質則黃金勺卽亦黃金流矣竊疑二家詩釋黃流有謂黃金爲勺流者故鄭據以釋三璋之鼻若毛詩說則以黃流爲鬯酒自鼻流出故傳云黃金所以飾此以黃金勺釋黃也又云流鬯也此以鬯釋流也孔穎達所據崔靈恩集注及唐定本皆如是釋文載別本作黃金所以爲飾義亦同唯釋文正本作黃金所以流鬯也則似以流爲鼻與崔孔本義異然孔疏所爲俗本疑後人歷據玉人注竄易毛義殆不足據故鄭箋直以秬鬯釋黃流蓋就毛

作箋亦卽從傳義而略變之以黃爲鬯之色要皆與玉人注義不同矣云國語謂之鬯圭者魯語云魯饑臧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韋注云鬯圭祼鬯之圭長尺二寸有瓚以禮廟案用以祼鬯故謂之鬯圭說文玉部又謂之瑒圭大宗伯職及國語亦謂之玉鬯詳大宗伯及玉人疏云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者鄭謂祭先王時用以灌也明堂位云灌用玉瓚大圭肆無灌義先鄭之意蓋訓肆爲陳與肆師之肆義同御覽珍寶部引馬注云肆陳之牲器以祭也先鄭義疑與馬同鄭鍔云鬱人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玉濯之陳之皆謂肆爲陳圭瓚陳於先王之前而用以灌祭故以爲肆者灌祭先王案鍔述先鄭義亦通云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者此破先鄭義謂肆與大

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之肆義同以豚解體解牲解而祭之因謂祭爲肆肆解雖不用圭瓚而凡廟祭用成牲者皆有二祼故經以肆見祼也依後鄭義肆當讀爲剔詳大司徒及小子疏云爵行曰祼者賈疏云此周禮祼皆據祭而言至於生人飲酒亦曰祼故投壺禮云奉觴賜灌是生人飲酒爵行亦曰灌也云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者一尺舊本作二尺誤今據宋婺州本董本岳本正漢書楊雄傳張晏注云瓚受五升徑八寸形如盤其柄用圭有前流與漢禮略同御覽珍寶部引鄭阮禮圖與張說同惟云受四升與漢禮異疑誤賈疏云此據禮器制度文叔孫通所作案玉人職云大璋中璋邊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三璋之勺形如圭

瓚玉人不見圭瓚之形而云形如圭璋者鄭欲因三璋勺見出圭瓚之形但三璋勺雖形如圭瓚圭瓚之形卽此漢禮文其形則大三璋之勺徑四寸所容蓋似小也詒讓案詩旱麓箋說圭瓚黃金勺亦據玉人璋瓚爲說然則瓚槃皆以金爲之漢禮瓚槃下復有徑尺之槃乃以承上槃者與圭瓚不同器也又明堂位注云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爲柄是謂圭瓚亦據漢禮爲說以金爲瓚而謂之玉瓚者詩旱麓孔疏云圭以玉爲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案依孔說則玉瓚用柄得名其瓚勺自爲金質與鄭箋同此經云祼圭有瓚亦謂別有金瓚瓚與柄不同物也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圭其邸爲璧取殺於上帝

疏圭璧以祀日月星辰者賈疏云祭日月謂若祭春分朝日秋

分夕月幷大報天主日配以月其星辰所祭謂小宗伯四類亦如之注云禮風師雨師於郊之屬又月令云祈來年於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亦是也其祭法埋少牢已下祭日月星辰謂禱祈而祭亦用此圭璧以禮神也金鶚云星辰與日月同用圭璧司中等疑亦如之　注云圭其邸爲璧者與上四圭同但彼爲四圭同著於璧此止一圭著於璧故直曰圭璧不言邸者順文便也經注並不著圭璧之色聶崇義以爲色白祀星辰則各隨方色未知是否云取殺於上帝者日月星辰在天神中卑於上帝故上帝用四圭此用一圭殺其數也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者有邸而射取殺於四望鄭司農云射剡也疏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者賈疏云此祀山川謂若宗伯云兆山

川上陵各於其方亦隨四時而祭則用此璋邸以禮神玉人云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注云致稍餼造賓客納稟食也以此而言則造贈賓客謂致稍餼之時造館贈之言贈則使還之時所贈賄之等亦執以致命耳案賈說未析此造賓客其通賅玉人致稍餼之事凡造玉賓客而致禮皆是也而賄則爲賓行至近郊勞送之禮非致稍餼之時所贈也贈郊可依諸公相爲賓之致贈凡天子待朝聘賓客蓋亦有之但侯國則聘使見於聘禮云賓行舍於郊公使卿贈如覿幣而覿則止束錦乘馬不以玉致其禮微殺若天子待朝賓則據詩大雅韓奕及樂記所贈有大路龍旂之等其禮甚盛郎以璋邸射致之聘禮致饔餼唯云大夫奉束帛亦不以玉將命則用璋邸致者當唯

天子待朝賓乃有此盛禮聘客雖亦有郊勞恐未必用玉也玉詳司儀玉人疏　注云璋有邸而射取殺於四望者上四望用兩圭此山川止用一璋璋既卑於圭數又減少是其禮爲殺猶日月殺於五帝也但四望亦是山川以其尊大故特殊異之與地同玉此山川則謂中小山川不在四望之列者也陳祥道云日月星辰天類也一圭邸璧山川地類也必一璋邸琮戴震說同案陳戴說是也賈非鄭義謂璋邸亦爲璧聶崇義說同失之璧同不得有射也經注亦不著璋邸之色聶氏以爲色白祀山川則各隨方色亦未知是否王氏訂義又引崔靈恩說祭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玉亦用璋邸射案司中等皆天神與邸琮象地不合崔說非是鄭司農云射剡也者玉人注云邸射剡而出也

說文刀部云剡銳利也戴震云琮八方言射者則角剡出黃以周云射即玉人大琮射四寸之射案戴黃說是也琮本八方此有射者謂別剡爲銳角八出也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以致四時日月者度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冬夏以致日春秋以致月土地猶度地也封諸侯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也鄭司農說以玉人職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以求地中故謂之土圭疏注云以致四時日月者度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者致至聲類同謂樹八尺之表而得景乃以土圭度其景之所至書堯典中命羲叔曰敬致致亦謂之底左桓十七年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國語周語云立春日月底于天廟致底聲義亦相近致日即大司徒

夏日至測景之義馮相氏注云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
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
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
氣至不卽其義也玉人注亦云度景至不以相推校此注次至
字疑傳寫誤衍至不亦見大卜注凡景有進退贏縮是爲不至
詳馮相氏疏賈疏云景之至否皆由人君之行所致若景不依
道度爲不至是人君之行失若景依道度爲至是人君之行得
故云知行得失若春秋致月之法亦於春分秋分於十五日而
望夜漏半而度之但景之長短自依二三分爲長短不得與冬夏
日景同景之至否亦知行之得失也詒讓案漢書天文志云冬
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爲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

寒爲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矣開元占經日占引洪範五行傳云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而爲寒暑若其失節暑過而長則爲寒退而暑短則爲燠人君急則晷進疾而寒舒則晷退遲而燠故日豫燠急寒一日晷長爲潦晷短爲旱奢者爲扶扶者邪臣進正臣疏君子不足姦人有餘斯並行得失之驗也又通卦驗亦有占晷進退吉凶之法詳馮相氏疏云冬夏以致日春秋以致月者據馮相氏云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與此致四時日月正相應也云土地猶度地也者大司徒土方氏玉人注義並同云封諸侯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也者即大司徒云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是也以其景之分寸長短

校地中之景則知封域之方位及廣輪大司徒注謂日景千里差一寸非密率也賈疏輒據彼文謂一分百里今封諸侯無過五百里止可言分而言寸者語勢連言之其實不合有寸失之云鄭司農說以玉人職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者此經本詳土圭尺度故先鄭據彼補之云以求地中故謂之土圭者據大司徒文以舊本作所誤今據宋婺州本岳本注疏本正御覽珍寶部引馬注云土圭尺有五寸以求地中故謂土圭也與鄭義同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杜子春云珍當爲鎭書亦或爲鎭以徵守者以徵召守國諸侯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鎭者國之鎭諸侯亦一國之鎭故以鎭圭徵之也凶荒則民有遠志不安其土故以鎭圭鎭安之玄謂珍圭王使之瑞節制大

小當與琬琰相依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之執以往致王命焉如今時使者持節矣恤者闓府庫振救之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疏】注杜子春云珍當爲鎭書亦或爲鎭者杜以此珍圭字當與王所執鎭圭同天府職玉鎭亦通五等諸侯瑞玉言之故杜謂徵召諸侯之瑞節亦名鎭圭也徐養原云作珍者故書也作鎭者今書也鄭君仍從故書又案珍鎭同音然故書旣借瑱爲鎭不應復借珍爲鎭故子春不曰讀爲而曰當爲以珍爲誤字也段玉裁云杜易珍爲鎭鎭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未必有他用故鄭君不從謂王使之瑞節有名珍圭者詒讓案玉藻注引此經亦作鎭則鄭亦兼從杜讀與此注異云以徵守者以徵召守國諸侯者謂王使人徵召守邦國之諸侯則以鎭

圭爲節也御覽珍寶部引馬注云守邦國都鄙者案馬義亦與
杜同杜不云都鄙者文不具也云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
者漢書文帝紀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注應劭
曰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又史
記孝文紀索隱引漢舊儀云竹使符出入徵發後漢書杜詩傳
上疏云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是竹使降於
虎符故徵郡守用之也云鎭者國之鎭諸侯亦一國之鎭故以
鎭圭徵之者此杜據鎭圭說徵守之義謂鎭圭爲天子之守圭
服其爲一國之鎭與諸侯鎭撫其國同故徵諸侯則用之也云
凶荒則民有違志不安其土故以鎭圭鎭安之者此杜據鎭圭
說恤凶荒之義小宗伯注云鎭安也因民不安其土故使使往

鎮安之也云玄謂珍圭王使之瑞節者明不當與王鎮圭同名也說文玉部云珍寶也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注云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是鄭意此五玉卽邦節以其亦用圭璋故此官與掌節同掌之二官相與爲官聯也云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者後漢書竇憲傳李注云依準也賈疏云案玉人琬圭琰圭九寸此珍圭玉人不言故約與琬琰同云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之執以往致王命焉者後鄭說徵守恤凶荒義與杜同大宗伯凶禮云以荒禮哀凶札以恤禮哀寇亂注云恤憂也此恤凶荒卽彼哀凶札不云哀而云恤者散文得通也又玉藻云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注云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周

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未聞也據彼注則凡召羣臣亦以珍圭不徒徵諸侯矣云如今時使者持節矣者以漢時使者至郡國必持節爲信與周制王使至邦國執瑞節事略同漢節形制如周之旌節與五玉不同鄭眾以況義耳詳掌節疏云恤者閒府庫振救之者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閒亦開字凶荒須開府庫振救之故使人執珍圭以往也云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者掌節云皆有期以反節明使者執王之瑞節以往事竟歸時仍執此瑞節以反命於王也下凡瑞節皆同

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司農云牙璋瑑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玄謂牙璋亦王使之瑞節兵守用兵所守若齊人戍遂諸侯戍周疏牙璋者賈疏云玉人云牙璋中璋七寸射

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此不云中璋者中璋比於牙璋殺文飾據而言之亦得名為牙璋以其鉏牙同也以此而言此文云牙璋亦兼中璋矣若然大軍旅用牙璋小軍旅用中璋矣

注鄭司農云牙璋瑑以為牙者玉人注云有鉏牙之飾於琰側是也云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者以其鉏牙不平故云兵象白虎通義文質篇云璜以徵召璋以發兵琮以起土功之事璋以發兵何璋半圭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班說惟璋發兵與此牙璋同而義與先鄭異又說璜徵召琮起土功此經皆無文公羊定八年傳何注亦云禮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說文玉部又以琥為發兵瑞玉並與此經不同蓋別有所據云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者御覽引珍

實部引馬注云牙璋若今之銅虎符與先鄭說同以發兵者王應麟云漢書齊王傳魏勃紿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吳王傳弓高侯責膠西王曰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嚴助傳上曰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是也互詳掌節疏云玄謂牙璋亦王使之瑞節者王使起軍旅治兵守時持此爲瑞節與珍圭以徵守恤凶荒同左哀十四年傳說宋公使向巢討向魋云司馬請瑞以命其徒攻桓氏杜注云瑞符節以發兵又襄二十五年傳鄭人陳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蓋皆起軍旅之節故司馬請之致之也云兵守用兵所守者謂疆埸有警治兵爲守禦也云若齊人戍遂諸侯戍郲者春秋莊十三年經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

者左傳云遂人不至夏齊人殲遂而戍之又昭二十七年左傳云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引之證此治兵守即兵戍之事也**璧羨以起度**鄭司農云羨長也此璧徑長尺以起度量玉人職曰璧羨度尺以爲度玄謂羨不圜之貌蓋廣徑八寸袤一尺疏注鄭司農云羨長也者先鄭以羨爲延之借字玉人注云羨猶延爾雅釋詁云延長也是羨延同訓長也云此璧徑長尺以起度量者徑長尺即訓直徑尺也先鄭蓋亦以璧羨爲璧作橢圓形起度量之義詳玉人疏引玉人職曰璧羨度尺以爲度者證徑長尺之度也云玄謂羨不圜之貌蓋廣徑八寸袤一尺者賈疏云案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則璧體圓矣今云璧羨羨是引徑而言是爲長意故先鄭後鄭皆爲不圜也云蓋者此璧

本徑九寸今言羨則減侵一寸以益上下故玉人以爲上下二
尺則横徑八寸矣無正文故云蓋以發之也駔圭璋璧琮琥璜
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鄭司農云駔外有捷盧也駔讀爲駔疾
之駔疏讀爲沙謂圭璋璧琮琥璜皆爲開渠爲眉瑑沙除以斂
尸令汁得流去也玄謂以斂尸者於大斂焉加之也駔讀爲組
與組馬同聲之誤也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
之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
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疏〕駔圭璋璧琮琥璜之
渠眉者玉人駔琮字說文玉部作珇則此經故書疑亦或爲珇
許訓爲瑑鄭所不從詳玉人疏六玉詳大宗伯疏　注鄭司農
云駔外有捷盧也者賈疏云先鄭讀駔爲駔牙之駔故云外有

捷虛捷虛若鋸牙然後鄭不從之也段玉裁云此疏鉏牙之鉏當作鉏牙之鉏玉人注牙璋有鉏牙之飾鉏牙即說文金部之鉏鋙一作鉏鋙齒部作齟齬左氏傳作鉏吾捷虛若鋸牙然者周頌有瞽毛傳說文丵部皆有捷業如鋸齒之語故用此釋捷虛以釋鉏牙也案段說是也捷虛之虛疑與鑢同說文金部云鑢錯銅鐵也蓋謂刻玉分爲鉏牙若捷業鑢錯之形云駔讀爲駔疾之駔者段玉裁云駔疾亦疊字敏捷之意詒讓案說文馬部云駔壯馬也駔疾蓋謂馬行疾也但駔疾與外有捷虛之義無會竊疑讀爲當作讀如此擬其音非釋其義也云疏讀爲沙者段玉裁云疏在魚模部沙在歌戈部漢人合音最近故讀疏爲沙云謂圭璋璧琮琥璜皆爲開渠爲眉瑑沙除以斂尸令汁

得流去也者說文眉部云眉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上象頟理也蓋眉象頟理因之凡瑑刻成文理亦謂之眉眉又與塴通刻玉爲容突界畫容者如地之溝渠突者如塴之堳埒故謂之渠眉國語齊語云渠弭於有渚渠眉與渠弭音義亦相近段玉裁云沙除者猶後代人語云沙汰令去之言也於渠眉閒沙除屍汁則重言璧琮之義無著故鄭君不易字云玄謂以斂尸者於大斂焉加之也者賈疏云以其六玉所與王爲飾明在衣裳之外故知在大斂後也詒讓案王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而大斂禮隆陳器服尤備故知六玉所用在於大斂也左定五年傳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呂氏春秋安死篇亦述此事杜高注並以璵璠爲石佩玉案彼以璵璠斂

當卽人君以玉斂之禮杜商說並非也云駔讀爲組與組馬同聲之誤也者說文衣部云褏以組帶馬也聯玉與帶馬皆以組聯綴其義同故後鄭讀從之玉人駔琮鄭亦讀爲組駔組並從且聲故云聲之誤云渠眉玉飾之溝瑑也者呂氏春秋上農篇高注云渠溝也御覽天部引元命苞云玉之爲言溝刻也宋均注云溝謂作器案溝瑑謂玉之瑑刻容突文漢書律麻志孟康注說竹節爲溝節與此相類後鄭此義與先鄭略同賈疏云此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閒爲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爲眉瑑案依賈說則六玉皆有孔詒讓案繹注義似唯疏璧琮有孔其餘四玉則有渠眉而無孔賈說未塙琮八方有好詳大宗伯疏　云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者聯貫不絕校改連是

也注例用今字許大宰疏說文糸部云組綬屬也案組卽織成之綬材以之穿聯六玉取其斂時易於繫綴莊子列禦寇篇云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連璧卽以組穿聯之璧又墨子節葬下篇說送葬云綸組節約疑亦謂此也云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者賈疏云已下皆約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之等以尸南首而置此六玉焉云蓋取象方明神之也者覲禮云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彼六玉以禮神故喪斂之玉象之亦取神明之義詳司盟疏賈疏云彼上下不用璧琮此中有璧琮者象天地若然此言象方明者直取置六玉於六處不取玉形之義又案宗伯璧禮天琮禮地

今此璧在背在下琮在腹在上不類者以背爲陽腹爲陰隨尸腹背而置之故上琮下璧也云疏璧琮者通於天地者說文去部云疏通也後鄭讀疏如字蓋與明堂位疏屏疏勺義同月令孟春其氣疏以達注云器疏者刻鏤之有司徹疏匕注亦云匕柄有刻飾者謂六玉之內唯璧琮更刻鏤之使兩面疏通以二玉象天地故特殊異之也璧琮皆有好此別於肉開疏刻爲小空與好不同詳大宗伯疏

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穀圭亦王使之瑞節穀善也其飾若粟文然難仇讎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郯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其聘女則以納徵焉

疏穀圭以和難以聘女者和難上唐石經挩以字今從宋本補此即玉人云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是也賈疏云難謂兩諸侯相與

爲怨仇王使人和之則執以往故執善圭和之使善也聘文亦
是和好之事故亦用善圭也　注云穀圭亦王使之瑞節者義
與珍圭牙璋同云穀善也者爾雅釋詁文御覽引馬注云穀圭
七寸穀善義與鄭同云其飾若粟文然者蓋與穀璧同云難仇
讎者謂人注云難相與爲仇讎公羊僖二十七年何注云古者
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相犯者復故罪即和難之事
云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者宣四年左傳文杜
注云莒郯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是也云晉侯使瑕嘉
平戎于王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左傳文十七年周甘歜
敗戎於邥垂成元年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杜注云平邥垂之
役引之者亦證和難之事也阮元云瑕嘉釋文作叚嘉云本又

作㚇亦作假案段音假古字也云其聘女則以納徵焉者玉人注云納徵加於束帛案納徵詳媒氏疏賈疏云昏禮有六五禮用鴈納徵不用鴈以其有束帛可執媒氏職庶民用緇帛五兩士昏禮用三玄二纁天子加穀圭諸侯加以大璋大夫與士同故知納徵也**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琬圭亦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賜之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爲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大行人職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鄭司農云琬圭無鋒芒故以治德結好疏琬圭者卽玉人云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此不云繅亦文不具　注云琬圭亦王使之瑞節者與珍圭牙璋穀圭同云諸侯有德王命賜之者謂有慶賞之事公羊隱七年何注云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于大臣

篇云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區幣賀之蓋卽此治德之事與大行人問問異也云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旣而爲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者賈疏云時見曰會諸侯來與之會時聘使大夫來王還使大夫往會焉解經結好也此卽大宗伯時聘無常期一也案依此注及下注說則鄭謂聘覜時有命大夫與侯國大夫壇會之禮蓋與春秋王人與侯國大夫會盟事略同賈小祝疏卽隱據此以釋小會同此與大行人以會同爲君禮之文不合則春秋衰世之法不可以釋此經也竊疑此琬圭當是時聘時王於常禮外以事使鄉大夫至賓館命之則執之以爲信不必有壇會之事也小祝小會同亦非鄉大夫之禮詳彼疏引大行人職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者證經結好卽彼時聘時事

也鄭司農云琬圭無鋒芒故以治德結好者以治德結好舊本並作治德以結好今據宋岳珂本正賈疏云對下文琰圭有鋒芒者也案御覽引馬注云琬圭九寸琬順也又後鄭玉人注云琬猶圜也圜郎無鋒芒有鋒芒則前銳而不圜矣說文玉部云琬圭有琬者蓋文有捝誤戴震云琬琰之名以剡上之寸半爲則也凡圭直剡之倨句磬折上端中矩琬圭穹隆而起宛然上見爾雅宛中宛丘丘上有丘爲宛丘宛中隆並此義案互詳玉人疏

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琰圭亦王使之瑞節鄭司農云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故以易行除慝易惡行令爲善者以此圭責讓喻告之也玄謂除慝亦於諸侯使大夫來覜旣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大行人職曰殷覜以除邦國之慝疏注

云琰圭亦王使之瑞節者亦與珍圭穀圭琬圭同鄭司農云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者琰與剡聲類同蓋亦取鋭利之義說文金部云銳芒也籀文作剫琰剫聲義亦相近說文又云鏠兵耑也鋒即鏠之俗凡圭皆剡上而此圭所剡角度尤銳故玉人云剡圭判規謂左右剡坳而下如坳之判即是有鋒芒也周書王會篇云四方玄繚璧琰孔注云琰珪也有鋒鋭凡鋒芒則有傷害故爲征伐誅討之象云故以易行除慝易惡行令爲善者以此圭責讓喻告之也者喻黃丕烈據道右懷方氏撢人大行人注校改諭是也胥師注云慝惡也玉人注云琰圭諸侯有爲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爲瑞節也又調人和難云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注亦以瑞節爲琰圭並易行除慝之事也

云玄謂除慝亦於諸侯使大夫來覜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者賈疏云此即大宗伯云殷覜曰視謂一服朝之歲也但上文治德與此經易行據諸侯自有善行惡行王使人就本國治易之結好與除惡皆諸侯使大夫來聘亦王使大夫爲壇命之爲異也鄭知使大夫來皆爲壇者約君來時會殷同爲壇明臣來爲壇可知也案此瑑圭亦當是殷覜時王以事使卿大夫至賓館命之故之以爲信鄭賈壇會之說未塙引大行人職曰殷覜以除邦國之慝者證經除慝即彼殷覜時事也大祭祀大旅

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玉器謂四圭祼圭之屬【疏】太祭祀者即上經祀天地肆先王亦兼有祀日月星辰山川等云大旅者即旅上帝四望云凡賓客之事者即祼及造贈等是也云

其共玉器而奉之者賈疏云送向所行禮之處也　注云玉器謂四圭祼圭之屬者賈疏云禮神曰器經云玉器故知非瑞是禮神者也云之屬者兼有兩圭圭璧璋邸之等也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柱左右䫙及在口中者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贈玉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疏大喪者賈疏云謂王喪兼有后世子在其中以其更不見其后世子之故也案詳宰夫疏云共飯玉含玉者此與玉府舍人爲官聯也賈疏云天子飯以黍諸侯飯用梁大夫飯用稷天子之士飯用梁諸侯之士飯用稻其飯用玉亦與米同時此即禮記檀弓云飯用米貝不以食道鄭云食道褻米貝美是也含玉者則有數有形雜記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

說士三貝者鄭云夏時禮以其同用貝故也周天子諸侯皆用玉亦與飯俱時行之案玉府已云大喪共含玉此又言之者蓋玉府主作之此官主其成事而共之詒讓案飯含所用古說多異雜記說天子諸侯大夫士皆飯貝鄭彼注云此蓋夏時禮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白虎通義崩薨篇云唅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璧士以貝也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禮緯稽命徵云天子飯以珠唅以玉諸侯飯以珠唅以璧卿大夫士飯以珠唅以貝雜記孔疏引禮戴說同此並謂天子飯含用玉與此經義合至說苑修文篇云天子含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公羊文五年何注云含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

也文家加飯以稻米御覽禮儀部引春秋說題辭說同惟芟作璧字通諸文紛舛蓋所聞之異孔廣森云周禮天子不飯貝故典瑞曰大喪共飯玉含玉且如禮文明飯與含爲二事雜記諸侯相含執璧將命左傳陳子行使其徒具含玉則含者自天子達於大夫皆用玉其飯所用有差當如白虎通義所說也案孔說天子至大夫含皆用玉是也左成十七年傳云子叔聲伯夢食瓊瑰哀十一年傳云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並大夫含用玉之證孔疏謂大夫不以珠玉爲含者以珠玉是所含之物故言之非謂當時實含用珠玉殆不足據凡諸家說飯含或以珠者亦卽玉之小者鄭注所謂碎玉以雜米者不必蚌珠也惠士奇云珠者玉之圜好如珠卽玉府之珠玉也案惠說是也莊子外

物篇引詩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呂氏春秋節葬篇說厚葬亦云含珠鱗施是卽飯含有用珠之證凡飯以碎玉含以小璧此經及禮緯戴說皆分飯含爲二事區別甚明荀子禮論篇云飯以生稻唅以槁骨注云槁骨貝也彼似據士禮言之士喪禮云飯以米貝是舉飯以晐含非士無含也但禮緯及戴說並謂士飯亦用珠則於經無文未知塙否至飯玉小於含玉而與含玉同實尸口故散文亦得互稱諸書或舉含以晐飯或稱飯而略含於義並不戾也云贈玉者賈疏云案既夕禮葬時棺入坎贈用玄纁束帛卽天子加以玉是贈先王之物也　注云飯玉碎玉以雜米也者含人云喪紀共飯米是大喪飯亦用米故知飯玉亦碎之以雜米也凡天子飯含之

米蓋皆用黍詳含人疏云含玉柱左右齻及在口中者者齻釋文作顛云儀禮作齻案既夕記云實貝柱右齻左齻說文無齻字阮元云齻字不古當是儀禮本作顛謂齒之盡處牙車也賈疏云案士喪禮云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既言左右及中明知柱左右齻及口中鄭彼注象生時齒堅以此而言士喪禮用三復以雜記差之則天子用九玉諸侯用七玉大夫用五玉若然大夫以上不徒柱左右與中央耳又賈既夕禮疏云左齻右齻謂牙兩畔最大者云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者雜記云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鄭彼注云含玉爲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賈疏云彼是諸侯遣鄰國遣大夫來弔幷行含禭賵之禮諸侯用璧天子雖用玉其

形無文故取諸侯法以況之天子亦爲璧形而小以其入口故知小也金鶚云鄭謂五等璧有大小疑當依命數公九分侯伯七分子男五分天子之玉一寸二分不必爲璧制然經無明文未可定也云贈玉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者大宰注云贈玉既葬所以送先王賈疏云以既夕禮云贈用束帛明天子亦有束帛也而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故知贈既用帛明以璧配之鄭言此者恐天子與士異士用帛天子用玉嫌不用帛故言之也案束帛謂玄纁也既夕禮云贈用制幣玄纁束注云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雜記注引彼文束下有帛字賈所引與雜記注同**凡玉器出則共奉之**玉器出謂王所好賜也奉之送以往遠則送於使者疏凡玉器出則共奉之者此

與玉府內府爲官聯也　注云玉器出謂王所好賜也者以上經云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典禮所用玉器已具於彼此又云凡玉器出明惟據好賜而言賈疏云天府云遷寶謂徙國都此不言遷直言出故知王所好賜之者也云奉之送以往者天府注云奉猶送也所賜在近則典瑞親奉玉器往送致之也云遠則送於使者者典瑞王官自有職守不得遠出若王所好賜在遠則王自使人就賜之典瑞則奉玉器送於使者不自往賜也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　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或言儀或言命互文也故書儀作義鄭司農義讀爲儀　疏　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

五等之命者此即小宰八成聽祿位以禮命之事儀即禮也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然後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順之行備矣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義即本此經 注云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者賈疏云此五儀有二等之命雖有同者其儀皆異若然大宗伯注云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是命異儀即異此則命同儀有異於義乖者但大宗伯經云九儀之命據九等之命爲九儀故注每命異儀是命異儀即異經云掌諸侯之五儀即是據五等之爵爲五儀是以命同儀有異此乃各有所據於義無乖也云五等謂孤以下四命

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者賈疏云此經諸臣五等在諸侯之下則還據諸侯之下臣有五等而言諸侯之下既無四命以至五命明臣有五等通不命也是以皆據下文諸侯諸臣而充此五之數也故下文諸侯下說大國孤四命其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侯伯之卿已下如公國五命三等詒讓案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此前五等即此經之五儀後五等分士爲三等而無孤與此下文不合故鄭不據彼爲釋鄭知此諸臣五等之命不據王臣者以王臣位尊加命即爲諸侯則得上闕五儀且下經言王臣唯三公卿大夫三等加以士亦止四等若依命數分士爲三則又成六等與經並不合司服說五等諸侯服後亦即

畿以侯國諸臣之服不及王臣明王臣禮服視命爲差已賅於五侯五等之中兩職義可互證也云或言侯或言命互文也者此諸侯言五侯下文云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是則諸侯之儀亦視其命也此諸臣言五等之命下公之孤四命以下亦言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是諸臣之命亦含有儀明儀與命相將經互文以見義也云故書儀作義鄭司農義讀爲儀者肆師注同

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

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二王之後亦爲上公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

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大行人
職則有諸侯圭藉冕服建常樊纓貳車介牢禮朝位之數焉疏
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者以
下正諸侯之五儀也自此至職末大戴禮記朝事篇文並同車
旗旗彼並作旌義同此據畿外諸侯之命皆以奇爲數王制云
三公一命卷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
命案三公加命與上公同次國之君即侯伯小國之君即子男
也說與此同 注云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者
明三公八命不作伯不得加命稱上公也大宗伯九命作伯注
義亦同此即掌客經並以三公與上公內外相對爲文鄭以經
有爲伯之文故并合釋之加命者即下文三公八命出封加一

等是也二伯詳大宗伯疏三公詳地官敘官考工記總敘疏云二王之後亦為上公者此九命上公之正名雖不作伯亦得稱上公也公羊隱五年傳云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賈疏云案孝經援神契云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若然宋公為殷之後稱公春秋之代杞為夏後或稱侯或稱伯或稱子者杞君無道或用夷禮故貶之而不稱公也若虞公虢公非王之三公出封亦得稱公者此殷時稱公武王滅殷虞虢無過可退無功可進雖周之親戚仍守百里之地而稱公也自外雖是周之同族有出封惟稱侯伯而已是以晉鄭衛等皆稱侯伯鄭注巾車云王子母弟雖為侯伯畫服如上公乘金路是也云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者說文宀部云家居也國之所居即都城

也云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者賈疏云此經國家及宮室車旗以下皆依命數而言既言國家宮室以九以七以五爲節以天子城方十二里而言此九七五亦當爲九里七里五里爲差矣但無正文故言蓋以疑之也案書無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注玄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與之同非也然則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之城爲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如是鄭自兩解不定鄭必兩解者若案匠人營國方九里據周天子而言則公宜七里侯伯宜五里子男宜三里爲差也若據此文九命者以九爲節七命者以七爲節五

命者以五爲節又案文王有聲箋云築城伊洫適與城方十里
等小於天子大於諸侯以其雖改殷制仍服事殷未敢十二里
據此二文而言則周之天子城方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宜七
里子男宜五里也若周天子十二里則匠人云九里或據異代
法以其匠人有夏殷法故也鄭不言異代者以其無正文不敢
質言也是以隱公元年祭仲云都城不過百雉雉長三丈百雉
五百步大都三之一則鄭是伯爵城有千五百步爲五里是公
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矣此賈服杜君等義與鄭玄一解也
鄭又云鄭伯之城方七里大都三之一方七百步實過百雉矣
而云都城不過百雉舉子男小國之大都以駁京城之大其實
鄭之大都過百雉矣又是天子城十二里而言也案坊記注云

子男之城方五里與此注同孔疏引鄭駁異義云天子城九里公城七里侯伯之城五里子男之城三里又詩大雅文王有聲孔疏引駁異義云鄭伯之城方五里則又以侯伯之城爲方五里與此注異賈所引鄭說鄭伯城制又與駁異義不同未詳所據天子諸侯城制之差當以書傳注前一解爲正此注及詩箋說並非是金鶚亦謂天子城當九里又云與命國家固是言城然不必謂城方也匠人言旁三門是天子城十二門月令季春之月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月令爲呂氏所收或雜入秦制秦本伯爵而僭擬上公故城設九門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魯侯爵其城門七餘可知矣凡天子十二公必九侯伯七子男五其門亦宜然然則與命國家以城門言

也案金說近是又案此注說公宮方九百步以下亦無正文鄭各依命數差之以此上推則天子宮宜方千二百步戴震焦循則依匠人天子城方九里謂宮當方九百步其說甚塙依彼降殺則公宮當方七百步侯伯宮當方五百步子男宮當方三百步鄭此注所說皆宜遞減而經言宮室以命數爲節或亦當別有所指與又禮書引尚書大傳說天子堂廣九雉諸侯七雉伯子男五雉士三雉亦與命數不相應彼文亦疑有舛誤並詳匠人疏云大行人職則有諸侯圭藉冕服建常樊纓貳車介牢禮朝位之數焉者彼職文有上公樊纓九就建常九斿等卽此經之車旗又有冕服九章等卽此經之衣服又有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等卽

此經之禮儀以彼文等數詳備故以爲釋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四命中下大夫也出封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加一等褒有德也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耳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疏】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者此明王臣之禮命與諸侯五儀相儗也凡畿內諸臣之命皆以偶爲數加命則有奇數孤命數經無見文賈後疏謂孤同卿六命曾子問孔疏說同通典賓禮引高堂隆說則謂天子之孤七命金鶚云以公之孤四命卿三命推之王朝孤當與三公同八命案以上三家說皆得通疑當以高堂隆說爲長諸孤卽冢卿其次當如卿而加一命故卿卑止六命而孤

則加爲七命猶之三公正八命作伯則加爲九命卽其比例也說文鳥部引周禮孤服鷩冕鷩冕服七章與七命正相應疑隆賈本此經舊師遺說或出許鄭以前矣互詳大宗伯司服疏云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者明王臣有出封之法加等卽與上文上公以下同也云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者謂以八六四爲節皆如其命數以鄭義推之則采地之城三公方八里卿方六里大夫方四里也宮則公方八百步卿方六百步大夫方四百步也車則公貳車八乘乘馬纓八就卿貳車六乘馬纓六就大夫貳車四乘馬纓四就也旗則公八斿卿六斿大夫四斿也禮儀則公介八人禮八牢朝位八十步卿介六人禮六牢朝位六十步大夫介四人禮四牢朝位四十步也但依此經衣服

亦如命數而司服冕服無八章六章四章之衣賈司服疏云凡天子冕服有章者舊說天子九章據大章而言其章則小章章依命數則皆十二爲節上公亦九章與天子同無升龍有降龍其小章章別皆九而已自餘鷩冕毳冕以下皆然必知有小章者若無小章絺冕三章則孤有四命六命玄冕一章卿大夫中則有三命二命一命天子之卿六命大夫四命明中有小章乃可得依命數案賈說冕服大章之外章別有小章如命數其說於古無徵然毛詩唐風無衣云豈曰無衣六兮傳云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據毛詩則似王朝卿自有六章之衣孔疏云三公服毳冕孤卿服絺冕大夫服玄冕司服注云絺冕衣一章裳二章然則絺冕之服正有三章而此云六爲節不得

為卿六章之衣故毛鄭並不云章或者司服之注自謂天子之服降殺之差其臣自當依命數也孔廣森云典命言衣服之數皆如命數詩曰豈曰無衣六兮左傳鄭伯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則服章有以偶者矣蓋三公八命衮而八章孤卿六命鷩而六章大夫四命毳而四章且王之士亦當有冕上士三命服亦三章中士二命服亦二章下士一命服亦一章案孔說足證詩義但王朝諸臣之服司服無明文孔氏所解與詩疏不同據詩王風大車傳云毳衣大夫之服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服毳冕以決訟則毛不謂天子大夫正服毳冕王制云三公一命卷則三公加命乃服衮本服當為鷩冕以此差之則公孤當同鷩冕卿當毳冕大夫與上士當希冕中下士當玄

冕無衣疏謂三公毳冕孤卿絺冕大夫玄冕固非孔廣森駁之謂三公衮冕卿鷩冕大夫毳冕亦加服非正服也至其章數以詩禮參互推之蓋三公服鷩冕八章孤亦服鷩冕而七章卿服毳冕六章大夫服希冕四章上士亦服希冕而三章中士服玄冕二章下士亦服玄冕而一章若然則五冕之服章數蓋皆有奇有偶鷩冕有七章八章毳冕有五章六章希冕有三章四章玄冕有一章二章皆奇偶兼備乃得與命數相應臣服衮冕雖以九章爲至隆而王自有十二章之衮是亦得備奇偶之章矣如是則與禮命詩文符合無迕儻得其義也三公孤鷩冕及士亦服冕詳司服及大宗伯疏　注云四命中下大夫也者以經但言大夫四命不云中下有異故知同四命也先鄭則謂四命

者皆爲中大夫下大夫則三命詳大宗伯疏沈彤云孟子王制序大夫皆止一等是不分二等之明徵云出封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者賈疏云其王朝公卿大夫亦有舊在畿內有采地之封是封畿內者也今乃封於畿外在八州之中諸侯也詒讓案據小司徒載師注王三公采地大都百里卿采地小都七十里大夫采地家邑五十里是三公采地僅當畿外男國之地卿大夫采地又減焉故必出封畿外公始得受五百里之地卿始得爲侯伯受四百里三百里之地大夫始得爲子男受二百里百里之地而命各加一等也毛詩傳說天子大夫出封如子男之服卽本此經汪龍云毛正謂王朝大夫出封爲子男乃得服毳冕也疏申傳義乃曰毛意以周禮出封謂出於封畿非封爲諸

侯誤矣案汪說是也孔疏以出封爲出於封畿不徒與此經義
牾亦未達毛恉矣云加一等褒有德也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
者賈疏云王朝公卿大夫無功可進無過可退者不得出封以
知加一等爲前而之君者是褒有德也卿爲侯伯大夫爲子男
也鄭不言三公者雖出封加命爵仍是公不異故不言也案白
虎通義攷黜篇云大夫功成封五十里卿功成封七十里公功
成封百里班說亦與鄭賈義同惟所說三等封國里數並依今
文五經說與大司徒經不合耳云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耳者
謂公卿大夫未出封及五等諸侯入爲王官者在朝廷服各加
其本命數賈疏謂鄭意出加入則不加不減是也詩王風大車
箋云古者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此

國賈人不加不減之說彼孔疏引鄭志荅趙商亦云諸侯人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加其命數互詳大宗伯疏云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者大宗伯注義同賈疏云序官有三等之士此文不見故以意推之必知士有三命以下者見經大夫四命四命以下唯有三等之命故也然公卿大夫以八命六命四命爲陰爵者一則擬出封加爲陽爵二則在王下爲臣是陰官不得爲陽爵故也下士既無出封之理又極卑賤故有三命一命爲陽爵無嫌也案賈說非也白虎通義攷黜篇云元士有功者亦爲附庸世其位是士亦有出封之法經注文不具耳通典職官云天子元士出封爲附庸加一命爲四命大夫以下德盛者出則爵命並加士則德未周備得進命不

進爵也是以鄉州則爲侯伯大夫出則爲子男皆爵命並進士出爲附庸但得進命故附庸之君猶稱名與士同故春秋傳云附庸之君名也杜說亦與班同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疏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者於經例當作于唐石經及各本並誤此明五等侯國世子之禮亦與五儀相儗者也凡經例皆稱王此云誓於天子者對諸侯之稱曲禮云君天下曰天

子是也彼孔疏引五經異義云易孟京說王美稱天子爵號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許愼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同古周禮義鄭駁云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自周及漢天子有謚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春秋成八年經云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公羊何注云王者號也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白虎通義號篇云以爲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明位號天下至尊之稱以號令臣下也何說並從易說通校全經六篇稱天子者惟此及司弓矢校人玉人弓人五職皆以對諸侯大夫士爲文蓋與曲禮春秋義略同非接上事天之號至古周

禮說以天子爲非爵命所不從既無關經義可存而不論也此
經見諸侯世子禮差之等其王世子禮無文蓋亦當下王一等
詩召南何彼襛矣敘說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下王后一等則
世子之降於王亦不踰一等明矣云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者
猶大行人云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彼注云繼言
次之也朝聘之禮每一國畢乃前此諸侯之子繼子男亦謂子
男禮畢諸侯子乃前其位則與子男同春秋釋例云此謂公侯
伯子男之世子出會朝聘之儀也繼子男之末命數相準故也

注云誓猶命也者說文言部云誓約束也案約言爲誓引申
之凡策命有誥戒之辭亦得謂之誓賈疏云諸侯世子皆往朝
天子天子命之爲世子故以誓爲命也案賈說是也國語周語

云晉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韋注云以爲太子此卽諸侯適子見天子天子命爲世子之事所謂誓也春秋釋例云誓者告於天子正以爲世子受天子報命者也未誓謂在國正之而未告天子者也杜據春秋以後諸侯世子無見天子之事故不待見而命非古制也誓朝事記並作省案省誓義亦略同大傳云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注蓋以施命言之謂之誓以治職言之謂之省省於其君猶省於天子也連言之則曰誓省玉藻云唯君有黼裘以誓省誓省亦謂施命治事也誓命省職皆爲嘉善之事故鄭大傳注云省善也於義亦通而玉藻注訓省爲獮則未㝡云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者謂以樹子故殊異其文不曰命而曰誓公羊僖三年

華[illegible]學刊本

傳穀梁僖九年傳孟子告子篇並載齊桓公命諸侯云無易樹子公羊何注云樹立本正嫡無易本正當立之子是其義也云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者穀梁傳云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案鄭評曹世子行國君之禮蓋即據穀梁伉諸侯之禮之文但依此經則世子得攝君曹世子來朝左氏亦以爲禮而穀梁以爲非正公羊亦譏父老子代從與此經義異左傳孔疏引何休膏肓以爲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左氏爲短鄭箴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又引蘇寬云誓於天子下君一等未誓繼子男並是降下其君富是

安居父位然則鄭不以用國君之禮爲非依此經及左氏義也彼左傳杜注及釋例說則曹世子乃未誓而攝其君者鄭意當與杜同此引之者證世子得攝君不謂已誓也荀子正論篇云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明諸侯有父老子攝之法足證箴膏肓義云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者此並謂已誓者也禮各下其君一等則公之子不得執桓圭而降執侯伯之信圭躬圭侯伯之子則不得執玉而降執子男之穀璧蒲璧也賈疏云以其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經云下其君一等明依命數爲降以知義然也若公之子如侯伯在侯伯下侯伯子如子男在子男下也云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者子男之

子適巳誓未誓二者而言未誓者則專屬公侯伯之子言之子男之子雖巳誓以下父一等則不得執璧公侯伯之子未誓則不止下父一等故與子男之子同執皮帛次小國之君小國之君卽子男也若然則子男之子巳誓未誓禮無差等所謂禮窮則同也必執皮帛者比於孤卿大宗伯六摯孤卿執皮帛其名制等差具於彼注此經諸侯適子未誓者之摯其飾帛當與公之孤同用豹皮書舜典三帛僞孔傳云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孔疏引王肅注亦同則諸侯世子所執之帛與公之孤附庸之君異色依大宗伯注凡帛悉爲璧色繒無纁玄黃之別王孔說疑不足據又依王孔說附庸之君亦執帛哀七年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注云附庸執

帛孔疏云以世子既繼子男附庸亦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附庸無爵雖不得同於子男其位不卑於世子與公之孤也諸侯世子各稱朝附庸亦稱朝是與世子相似故知執帛也且附庸是國此言執玉帛萬國國而執帛唯附庸耳案此經注並不言附庸所執當據王孔杜諸家說補其義也又此經亦無附庸之君命數左傳隱元年疏及通典職官並謂附庸四命是也云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者此亦主子男之子與未誓者言也若公侯伯之子已誓者其賓之當亦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賓之以上卿之禮故左桓九年傳云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杜注云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故賓之以上卿各當其國之上卿案杜謂

各當其國之上卿者謂公侯伯之子未誓則依賓公侯伯上卿之禮子男之子無論已誓未誓則一依賓子男上卿之禮是也御覽皇親命引服虔亦云曹伯有故使其太子攝而朝與命曰諸侯之嫡子攝其君未誓於天子則以皮帛繼子男如諸侯之上卿之禮也上卿則出入三積飧三牢牽二牢一享一食宴之也此即杜所本鄭意當與彼同賈疏云若行朝禮擯介依諸侯法其饔餼饗一與卿同也此經誓與未誓皆據父在而言若父卒後得誓者皆得以諸侯序以無父得與正君同故也是以雜記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注引春秋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又定四年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以下於召陵陳子在鄭伯上則

是得誓者與諸侯序也若未誓則亦當執皮帛也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眡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鄭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玄謂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疏】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者以下辨諸臣五等之命也公之孤命擧蓋下子男一等而禮略同云其

鄭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者大戴禮記朝事篇壹作一案壹一古今字此經五等侯國孤卿大夫士命數尊卑之差並升降以一等王制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又云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案王制文與此經差異依此經公孤四命卿三命大夫再命王制則大國卿三命下卿再命大夫一命此侯伯卿大夫命與公同王制則以侯伯為次國無卿大夫命數之文彼注以上下文約之謂次國卿二命下卿及大夫並一命與公異此經公有孤卿二等侯伯子男並止卿一等王制則卿有上中下三等此大夫並止一等而王制則大夫有上下二等並差牾不合

故鄭彼注亦引周制以明其異孔賈疏並謂彼爲夏殷禮亦無據譜孫希旦云左傳晉侯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爲卿魯季平子叔孫昭子初以再命爲卿及伐莒克之更受三命是公侯伯之卿以三命爲極而其初升者或惟再命及一命也子男之卿以再命爲極而其初升者或惟一命也案孫說是也王制與此經文雖不同義實互相足左襄二十六年傳亦說鄭賜子展三命之服子產再命之服是侯伯之卿自有再命壹命者蓋初命爲卿命數皆減與大夫同加賜乃得三命此經唯云卿三命者據其最貴者言之實則公侯伯卿不必皆三命而大夫士亦不必皆再命壹命可類推也云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者眡朝事

記作視案眡視亦古今字詳大宰疏賈疏云諸侯之臣有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而鄭云各眡其命數者若宮室之等四命者四百步貳車四乘旗四斿冕服四章三命者以三爲節再命一命者亦以命數爲隆殺也但大夫玄冕一命者一章裳上刺黻而已衣無章故得玄名也則冕亦象衣無旒其士服爵弁並無章飾是以變冕言爵弁也諸侯之大夫一命以上即有貳車士雖一命亦無貳車天子之士再命以上可有貳車也案依賈說衣服章如命數則孤服絺冕當四章卿大夫服玄冕有一章二章之差亦奇偶兼備與王臣服章用偶數同也又一命以上宮室車旗等皆依命數爲差其不命之士亦有宮室蓋與庶人同若貳車及旗斿衣章等皆無也少儀云貳車者上大夫五乘

下大夫三乘鄭注云此蓋殺辭也周禮貳車卿大夫各如其命之數卽據此經爲說又旣夕禮云薦馬纓三就注云諸侯之臣飾纓以三色而三成天子之臣如其命數依彼注說則侯國孤卿大夫士馬纓同三就不依命數與王臣異也　注云覜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覜也此孤是大國之臣故仍列卿大夫之位與上諸侯適子未誓繼子男卽列諸侯之位者異也賈疏云知義然者案大行人云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佗皆眡小國之君鄭注云此以君命來聘者也孤尊旣聘享更自以其贄見執束帛而已豹皮表之爲飾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其佗謂貳車及介牢

禮賓主之間揖將幣祼酢饗食之之數以此而言則以皮帛者
亦是更以贄見若正聘當執圭璋也若然彼云繼小國之君謂
執皮帛次小國君後則與此注列於卿大夫位一也此言眡小
國之君注云而禮如子男則彼其佗眡小國君幷彼注貳車及
介以下是也鄭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者先鄭以經
侯伯子男並有卿而無孤知得置孤爲上公也孤大射儀謂之
諸公後鄭注亦云大國有孤卿一人與君論道亦不典職如公
之義與先鄭同引春秋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
者證孤得眡小國之君也賈疏云案昭二十三年左傳云叔孫
婼爲晉所執晉人使與邾大夫坐訟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
之君固周制也寡君命介子服回在是其事也若然先鄭引魯

之卿以證孤者孤亦得名卿故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並六卿與三孤爲九卿亦得名卿者以其命數同也若是侯爵非上公亦得置孤者卽爲州牧立孤與公同若然其孤則以卿爲之故叔孫婼自比於孤也云玄謂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者以下引證五等國所置卿大夫士凡數及天子命之之法鄭彼注云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矣案三卿卽大宰所謂設其參也詳彼疏賈疏云案王制之文多據夏殷此命卿亦是夏殷法故彼下文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鄭注云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以此言之則大國卿三命次國卿與大國下卿同再命小國卿與大夫同一命彼注卽引

此周禮命卿大夫之法以證與古不同之義若然此引彼夏殷命臣法周禮諸侯卿大夫命雖與古不同五等諸侯同國皆有三卿得天子命者與夏殷同故引之若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者上卿則命數足矣中卿天子再命己君加一命亦爲三命下卿天子一命若夏殷己君加一命二命足矣周則己君加二命爲三命足矣案賈謂周大國三卿皆三命非也此經卿三命乃專據上卿言之不關中卿以下詳前云下大夫五人者卽大宰所謂傅其伍也亦詳彼疏賈疏云王制不言命數者並不得天子命夏殷並己君加一命周則大國之大夫再命也云上士二十七人者賈疏云夏殷之士不命其二十七士亦應有上九中九下九兩皆云上士者亦是勉人爲高行故總以上士言之

也案賈謂上士二十七人爲上九中九下九亦據王制注義然依鄭大宰注則侯國士不止二十七人詳彼疏云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者賈疏云上卿天子二命己君不加中卿天子一命己君加一命下卿天子不命己君亦加二命爲再命故云一卿命於其君是次國之卿皆再命也若周禮次國卿並三命亦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義與大國同也案賈說亦非也次國三卿亦不必皆三命詳前云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者鄭彼注云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耳或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案鄭以彼上文說大次小三等國皆大夫位次相當小國亦有三卿明此二卿疑有誤

賤大宰設參亦通五等侯國言之賈疏云若依此三卿解之則三卿之內一卿命於天子爲一命二卿命於其君亦各一命亦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義與上同也若周禮小國三卿皆再命亦一卿命於天子一命己君加一命爲再命二卿命於其君不得天子命並己君再命矣又周法次國五大夫亦與大國五大夫同再命小國下大夫五人各一命其士公侯伯之士同一命子男之士不命與夏殷同此文是也大司馬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者謂得天子之命者得爲軍將也棨賈說亦非也次國之大夫小國之卿亦不必皆再命詳前疏

周禮正義卷三十九終